

新 走 立 生 命 的 脉 络 上

周春梅◎著

 人民出版社

新走上生命
的旅途上

周立群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走在生命的脉络上 / 周春梅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1-011461-3

I. ①行… II. ①周… III. ①中医师-人物研究-中国-
古代-文集 IV. ①K82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9784号

行 走 在 生 命 的 脉 络 上

XINGZOU ZAI SHENGMING DE MAILUOSHANG

作 者: 周春梅

责任编辑: 张秀平

插 图: 陈 虹

摄 影: 章友棣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 台州印刷厂 (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2.5 插页: 1.75印张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1461-3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序 言

杨 敬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神农尝百草开始,我们的先民就踏上了认知生命、遍寻良药、治病疗伤的征途,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医药文明。

2012年“五一”前,台州市卫生局春梅局长将新作《行走在生命的脉络上》一书呈送并索序于我,读完后沉思良久。

这或许是一本记叙医家逸事的散文集。仓公、扁鹊、华佗等或肩挂背篓,脚穿草鞋,采完草药徐徐走来。或长须飘飘,风尘仆仆,正推开朱门走出王公大臣的家。一个个人物非常鲜活,生动有趣。

这或许是一本以旧事恣意骋怀的励志书。不历磨难无以成才,犹如炼丹。东汉末年,战乱纷扰,伤寒流行,张仲景遍踏东汉大地求古训,采众方,著就的《伤寒论》等典籍,让后人享用千年。元朝初期,外感、内伤多以泻火为主要疗法,误诊者不计其数,朱丹溪远赴杭州拜师,苦心

研思,确立补阴降火的治则,创立滋阴学说和丹溪学派。

这或许是一本以写医家诠释大医人格和医德的书。当今时代浮躁,医患之间不信任的事件时有发生,此书哪怕只是一束微光,会给茫然的前路些许的透亮。孙思邈、钱乙、皇甫谧等大医心比天宽,无论王公贵族还是贫贱百姓一视同仁,甚至宁可怠慢权贵也不愿委屈苦难群众。他们个个医技高超,坚守宁拙毋巧,宁丑毋媚,不为名利所动,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地践行服务苍生的使命,仅此一点就让人动容。

这或许是一本忆及医林旧事以折现时代的书。春梅在书中讲述的近二十来位医家,在浩瀚的医家海洋里也许仅是沧海一粟,但这些人物的特点以及种种际遇都是当时年代的直接反映,如魏晋南北朝以及金元时期,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所以有了放达的嵇康、埋头炼丹钻研自己学问的葛洪、刘完素等。当明清时代粉墨登场后,封建政治的严酷性就显露端倪,由此造就了刚烈的缪希雍、仗义的傅青山等一批大医,不管时代的潮汐、政治的清浊何时会将他们托起或淹没,但他们保持并始终遵循了大医精诚的高尚医德和生命至重的价值理念。

这本书的着墨重点之处在于人而非医。作为卫生系

统工作多年的行政领导,我知道写医案、医技或从医故事的书很多,而把医家作为审视人生和历史观察点的还真不多。本书其实并非在刻意讲述历代医者的故事,而是把医者放置在历史的坐标上诠释其大医的姿态和精诚。书中的记述一方面为作者的感情左右,另一方面亦是材料使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看来春梅也是放达之人。

一碗药汤,一根银针,立竿见影,药到病除,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它是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发掘有用的秘方、绝技的口口相传,是贫苦农民在与自然和疾病长期斗争中发现的天人相应道理的应用。它自古以来就是用最自然、最绿色、最低廉的方式治病救人,用草石和文字之间温暖神秘的玄妙组合救赎生命,可能也正因为如此,虽西学东渐,依然无撼国人弘扬传统中医理论和大医精诚的憧憬,中医仍然为国粹中的国粹。

思古抚今,于是披衣出门。看到街道边,枝头春闹依然,落英缤纷,明月清风,花落还开,医林代有人才出。

是为序。

2012年10月18日

(作者为浙江省卫生厅厅长)

目 录

序 言	杨 敬 1
炎黄“被”重医	1
扁鹊与客户	9
仓公之祸	19
郭玉与韩康	25
难读张仲景	31
神交华佗	36
病人医生皇甫谧	41
早逝的《养生论》作者嵇康	51
不该复杂的葛洪	61
替兄洗刷“病灶”的医者	69
游刃于吐纳之间	76
像邻家老头一样的大医	86
大唐陋室里的兼职医生	95
高端医生的高端医患	103

常看看王焘	112
在有法与无法之间行医	119
金元大医们的分寸	127
阳刚猛男与“滋阴派”学说	136
躁动之后的方书	148
剑客般的医生缪希雍	157
萧然物外的傅青主	166
上医孙中山	174
吴中名医叶薛二君	183
参考书目	190
后记	191

炎黄“被”重医

(一)

有报章载,2006-2009年有四本图书长居畅销榜首,它们是《不生病的智慧》、《从头到脚论健康》、《求医不如求己》、《黄帝内经使用手册》。其中一本书的作者刘太医,尽管自己的形象有些衰弱,而他的自我介绍叫人不得不信他的医道。他的家族从1475年就开始治疗瘤症,“中国唯一的瘤科专家”,是我国金朝著名医学家刘完素嫡传,明朝永乐太医刘纯第24代后裔,“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进修生”。据天津一居民小区的人说,这个刘太医长年和父亲同住一起,我们不知道他会看病。结论:假的。显然这个自诩的刘太医,假借名医为自己做托。做托或托名是中国一大传统,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或重或轻地存在着,有的成功了,可是这个刘太医的运气也着实不佳,他自制的药品被陈列在天津药监局的假药展柜里。

好像扯得远了点，赶紧掉头，话归正传。近些日子，我夜以继日猛读起《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企图猛补医学之不足，结果是：难得真谛，切其皮毛。于是有了一番自我安慰，读书总是比不读书好，切其皮毛总是比“白板”好。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准备、入门、精熟、出来的过程，如此想来，心境好像清朗许多，熬夜的疲惫，苦涩的阅读就一扫而光了。

如此一来，尚未气馁的心又开始斗胆欲言，表达我对《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的领悟和联想。比较倾向的意见说《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是我国最早的药理学专著，是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全书分三卷，载药 365 种，其中植物药 252 种，动物药 67 种，矿物药 46 种，并且对每一味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同时，强调辩证施药，践行“药有阴阳”的理论，极具临床和治疗价值。

《黄帝内经》的成书比较公认的时间亦为汉。此书直笔人体生命的奥秘，把人身（生命）放置于整个宇宙之间比照，主张“善言天者，必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又说：“善言天者，必有

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通过“素问”和“灵枢”两部分计 162 篇，揭示了朴素的辩证法与医的关系，引领出临床医学与哲学的关系。奠定了我国医学理论的坚实基础。

可以肯定地说，两部天书般的巨作，绝非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它一定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和积累，它一定是很多很多的先民，艰涩尝试和深邃思考的总结。

(二)

浩瀚的史料中，不可能全部地记录人类活动所有的信息，历史就是这样记大不记小，记官不记民。但史料隐约可见两部天书形成的点点滴滴。

就《神农本草经》而言，恕我武断地说，尝百草的应该是农耕劳作的先民们。记得一位大家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英雄。在我看来，尝百草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这里有很多的风险，也要有很多的智慧。以神农本草记录的 365 个药种，至少有 365 个风险。这里我引用《山海经》里两段关于风险的记录，“又东南五十里，曰云山，无草木，有桂竹，甚毒，伤人必死”。又录“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其中多鮪鮪之鱼，食之杀人（死人）”。植物也好动物也罢，有

毒无毒大多可以入药。在没有现代检测技术条件下，要知性毒，那必有代价，甚至是生命。

《山海经》成书约在《神农本草经》前后，是一部涵盖上古地理、天文，历史、神话、气象、动物、植物、矿藏、医药、宗教方方面面的奇书，可谓上古社会生产活动的百科全书。书中涉及的植物、矿物、动物、医药可为《神农本草经》提供些许印证。可见，尝百草应是各个地域各个朝代的老百姓。

终于有一天，各个部落里几个智者在直观或旁观中发现同伴食草或食肉的种种反应，记录起来，串连起来，系统起来，同时固定下来，确定其性，确定其功。经一代代的传承、提炼、扩充，从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到秦汉乃至以后，完成了从草到药的认知过程，同时理解了药药“七情和合”的使用关系。据载，“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于是，饮血茹毛的人类，就有了病症的最初药疗。

(三)

《山海经》载“又东百八十里，曰小候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而白文，名曰鵯習鸟，食之不灂（眼睛

明亮不昏花)”。又载“又东北四百里,曰鼓鐙之山,多赤铜。有草焉,名曰荣草,其叶如柳,其本如鸡卵,食之已风(吃了它能治愈风痹病)”。此类的记叙有很多很多,可见《山海经》的作者已经明了物与病的对应。于是,让上古的先哲们有了思考再三的问题:人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最平常不过的风雨雷电、春夏秋冬、白昼黑夜、吃喝拉撒等自然变化中,感受到有一种力量在影响着人的心身变化,直至病、死。惧怕死,是动物的本能之一,人则更甚。在生与死的比较中,上古人认为生命体征最直观的是有气与没气的区别。于是把人之呼吸与大自然之气简单地直接地联系起来,忽然间明白了云转气旋、风吹气流、雨生气湿、日蒸气干的道理来。自然像人,人即自然。有人猛然间惊呼“气生万物”的感叹来。记录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上,塞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推之终极“百病皆生于气”。

看来有如此的思考结论,还不足以适用于临床。上古的智者们不断地思索着。他们注意到日月、阴阳、山南山北、昼夜、男女、雌雄,它们亘古地悄然地

对应着、统一着，既相斥又相吸地运动变化着，善于感知的人类并慢慢发现气分阴阳的道理。并且认为阴阳二气总是在“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一幅纷扰无序的万物图景，忽隐忽现地浮现在智者们的脑海里。他们想着，地方分“东、南、中、西、北”，万物分“木、火、土、金、水”，人有“肝、心、脾、肺、肾”五脏的判断。其中一些有心人在他《金匱真言论》里把这幅图景用文字固定下来。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类草木……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类火……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类土……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类金……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类水……

到此，一部熠熠生辉，光照千秋，涵养中国人生命的医学理论体系得以奠定，这就是《黄帝内经》的核心价值所在。

(四)

我相信唯物论，推导之，我当然亦相信物质决定意识。在初涉《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这两部经典成书年份本来难考，这里让

我们把目光再放远些，极限在两部经典最初的或口传或记录或撰写的苍茫年代，我倾向于《神农本草经》先于《黄帝内经》。

《史记》凿凿曰：“轩辕（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称“神农氏，是为炎帝”。班固曰：“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可见，炎帝是结束先民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进化的伟大领导者，在当时者看来简直是太神了，号之神农一点都不过分。农与草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草利农，草又烦农，至今还在相生相克着。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开始了解、熟悉、利用这些“春风吹又生”的朋友。于是，就有了粮食、药物、饲料、柴料等等的区分和利用。人与草的关系就这样友好又纠结地周而复始地存在下去。写到这里我眼睛突然一亮，草民竟然是一种文明的创造者，真的值得我们无限的敬重。

草中见粮，犹如草中见药一样，是广大草民长时期劳动实践的体验和积累，其实粮草早已存在，只因文明未开，不过逐渐认识而已。

在我看来,是神农引导草民,认识了草对于人身某种不适的妙用后,口传开来,普及开来,久了,多了,终于有人把零碎的信息,整理提炼,将特殊归类到一般,把个案串连成普遍,形成了《黄帝内经》如此高论又玄妙的学说。

到此,我的短文该打住了,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赶紧补上几笔,《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不是炎黄二帝撰写,均为后人托名,借重两位先帝,推行自己的学说,以此引起重视。只要有利于人类生命和健康,不要著作权的托名,反而显得高尚。仔细分析,其托名为什么不把炎、黄颠倒,一定有其道理。试着猜想,草药一定在医学之前,炎帝又在黄帝之前,把“本草经”署以神农,把“内经”署以黄帝,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历史脉络。

人类认知世界是多维的,形而上也不失为一种思维方式。先贤高尚的托名如高标,而现代刘太医的托名就显得猥琐多了。

扁鹊与客户

(一)

扁鹊，中国临床医学的鼻祖。其真实姓名是秦越人，号卢医，生于公元前 407 年，卒于公元前 310 年，享年 97 岁，近乎人瑞。

上古人有“灵鹊兆喜”的吉语，沿袭至今，人们仍然普遍存在见鹊而喜，见乌鸦乃晦气的心理反应。由于扁鹊医术高明，拯救大众于病痛之中，每每当扁鹊临门看病时，朴素的乡人仿佛看到翩翩飞翔的喜鹊掠过村头，于是脱口而出：扁鹊！扁鹊！就这样十里八乡地传递开来，以至于人们竟然忘记了他的真名实姓。

扁鹊，好像一点不在乎人家给他无名无姓的称呼，依然如故地游走于列国，穿梭于乡野，吆喝着，行医着。

(二)

我把以上文字提供给读者，意在大略了解扁鹊